

# 艾華全集 第11卷

我的幼年時代 · 童年的故事 · 我的青年時代



艾  
華  
全  
集

# 艾考全集

第十一卷

- 我的幼年时代
- 童年的故事
- 我的青年时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芜全集·第11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62-1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41号



AI WU QUAN JI

## 全集 ⑪ 我的幼年时代·童年的故事·我的青年时代

WODEYOUNIANSHIDAI·TONGNIANDEGUSHI·WODEQINGNIANSHIDAI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
编辑统筹 郭 健

责任编辑 张庆宁

责任校对 文 诺 韩 华 舒晓利
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
封面设计 任 熙
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

电 话 028-86259285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65mm×230mm 1/16

印 张 23.75

字 数 350千
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62-1

定 价 85.00元



|| 1972年12月在成都新巷子19号金鱼池边



|| 1984年与夫人雷嘉、孙女宽容  
在成都新巷子19号庭院



1980年在成都新巷子19号家中夜读



1982年在成都新巷子19号家中接受录音采访

# 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## 我的幼年时代

- 写在前面的话…… 003  
我的幼年时代…… 005  
校后记…… 111

## 童年的故事

- 毛辫子…… 117  
邻 居…… 120  
大骡子…… 142  
手…… 157  
花园中…… 173  
大舅父的悲剧…… 187  
江…… 201  
毛道人…… 213  
九 药…… 227  
医 生…… 240

**大外爷讲的故事…… 248**

**敲猪草的孩子…… 252**

**我的青年时代…… 267**

**我在仰光的时候…… 343**

**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…… 361**



我的幼年時代

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，在全中国涌起巨大的新的思潮，热烈地欢迎民主和科学。远离北京的四川青年，也受了影响。总想多学些新知识，即使远去外国，也是高兴的。那时四川有好多学生，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。这一求学的机会，我错过了。开始由于处在乡村，不知道；随后知道，却又不再招生了。我自己想出一个办法，到南洋群岛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。一九二五年夏天，离开了家乡，向云南缅甸走去，进入了社会大学，在昆明的街头，上了人生哲学的一课。我在缅甸的旧都曼德里，写信给我的父亲，要他让我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，再行回家。可是到一九四五年，已经离家二十年了，还没有回家的可能。恰好这年，我那做了四十多年乡村小学教师的父亲去世，我也没有回去，只有在贫穷的生活中，省下一笔来回路费，汇到家里，作为丧葬的费用。除了我的母亲早死而外，我的祖父祖母以及一些叔伯、婶娘、姨娘和一些亲友，都在我二十年没有回家的时候，离开人世的。但他们都在我记忆的脑幕上，活生生地留了下来，而且有时会像电影镜头似的现出，引我回到黄金的幼年时代，尽管有许多不愉快的往事，但回忆起来，还是愉快的，而且有一种冲动，迫使 I 动笔写了下来。这便是《我的幼年时代》的由来。只在上海出版的《文艺春秋》连载过，没有印成单行本发卖。

四十年代写的作品，解放后，我没有向任何出版社接洽出版，我觉得一个人的幼年时代，和解放前后的大时代相比，简直算不了什么，可以说不值一提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、大兴文字狱的时候，我倒私下庆幸过，幸好少出版这么一本书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天津新成立的新蕾出版社，愿意出版这么一本书，我想，那就出罢。在八十年代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中，这只不过是一

朵米粒那么小的野花而已。也许说不上是花，就算是一窝小草罢，它可以用它的绿叶，陪衬出别的百花的美丽。俗话说，牡丹虽好，还要绿叶相衬。我让《我的幼年时代》出版，就怀有这么一点心意。

艾芜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于成都

## 我的幼年时代

### 一

成都平原的冬天，只要早上雾散了去，阳光直照下来，就是相当暖和的。天空没有春季那样抹层粉似的起着光晕，但却蓝得很洁净，很清新。树林落了叶子，芭茅芦苇，也全给镰刀放倒了，原野便更加显得空旷，平坦，浩大。有些田里，储蓄起水，准备明年春天打牧田用的，像一大块一大块的明镜一样，终天照耀着晴美的阳光，反映着飞翔的鸟儿。大多数的田地，则全长着青色的农产物。麦苗只有几寸高，龙须菜才牵起藤子，油菜的叶子还没有开盘，胡豆比较长得高点，可也还显得稚嫩。但这一片的幼小生命，却都愉快地、饶有生气地，活着长着，把冬天装扮得年青美丽，给人以希望和欢欣。人们不像北方人似的，躲在屋子里烤火，大都高兴出来做户外的活动。只消太阳一出，雾还没有散尽，便牵着牛马在田埂上，做着暖脚的游行。当南面的墙边上，一些磨粉的人家，则慢慢地挂起无数白色的粉条。菜田里有人挑着水桶，浇水上肥，麦地里有人拿着锄头，去草加粪。就连喂养的鸽子，也格外喜欢在这个时候飞翔，把系在身上的哨子，悠闲地响在天空上头，仿佛在替原野里的众生，不息地奏着舞曲一样。

我们小孩子自然也不愿意老登在家里，总要拿根刮得很好看的竹棍子，走到田埂上去做骑马游戏，或者把棍子支撑在沟底，做着飞越小沟的玩耍。我觉得最快乐的，要算是跟着叔父他们，走到远处去上坟了。

## 二

成都平原的人家，对于祖宗的坟墓，每年大约祭扫两次。第一次在清明时节，但只限于高祖曾祖为止，他们的坟墓，大都跟子孙耕种的田地，距离不远，或者竟在住居的院落旁边。祭扫的时候，用不着走多少路程。只有在冬至节这个时候，便把祭扫的范围扩大了，首先就是要向上川来的祖先，致我们最敬的追念。有些人家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去上坟，我们的还不算远，当天可以打来回。祭扫这样的远坟，自然要选个晴朗的日子，同时事前也约了一些隔房弟兄，好在路上有伴。因此，早几天就传到我们小孩子的耳里，便不能不当成有趣的事情，争着要去参加。事实上，这一群上远坟的人，手上提着祭品和香蜡钱纸，也的确是个个欢欣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毫无悲戚之感的。这第一是，上川来的那些祖先，去世得太久远了，谁也没有接触过他们的音容笑貌，所能献给他们的，当然就只有尊敬和感谢。第二是，终年拿着锄头镰刀劳作，忙得很少休息，忽然能够丢下一切不管，去逍遥自在一天，当然是会掩藏不住心里的快乐的。

上川来的祖先，他们的坟墓特别高大，显系历代的子孙年年用泥土垒积加多的。在没有看过山的我，就简直把他当作山了，我顶欢喜爬上顶去，把一根挂有黄色坟飘纸的竹棍子插上，随即颤巍巍地站着，瞭望那些很远很远的田野。墓前的石碑，也格外地高，大人站在碑前，也显得矮了好些。再则碑上也比别的墓碑多了一层石头帽子，样式像屋顶似的，四只角翘向天空。碑上刻的名字，大概是属于承字辈的，二十多年没回故乡拜扫，何况小时候的上坟，目的又全在趁好天气旅行游玩呢。我只记得大人说过，上川来的祖先，带过两句五个字的韵文，来作为子孙取名时候编排辈数的使用。这便是“烈希承宗祖，美德正乾坤”。到我父亲这一辈，刚刚用到了坤字。其实，最记得的，还是关于上川来的祖先一些传说，这流行在家族中，也为上坟的子孙常常讲起。

### 三

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，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。读过书，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。但他失掉了土地，不能生活了，便强抑着悲哀，怀抱着雄图，带着妻子儿女，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，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。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，沿着大江，穿进三峡，再到成都；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啼，淋过巴山的夜雨，迷过嘉陵江的大雾，跋涉在岷沱流域。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，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。沿途没有什么好东西吃，同时也缺乏盐，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，每顿饭取出来，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，就这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。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移民，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。

那时候成都平原里面，到处都长起竹树野草，荆棘蓬蒿，晚上则有成群的狼嚎，可怕的虎叫。这家来自几千里路远的移民，便在距离成都北面八十里路，新繁和彭县交界的平原上，靠着水沟，割下芦草，造起茅棚，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，又把自己气力能够开垦的土地，用树枝插起，作为占有者的标记。从此土地有了，也远离了漂泊的痛苦，但开荒和耕种的艰难，却一长串地摆在后头。割草，砍树，挖土，开沟，击杀毒蛇，驱逐野兽，终天过着紧张而又劳苦的日子。渐渐屋边长的南瓜，牵起藤子，爬上茅檐。渐渐门前的麦子，抽出毛穗，变成了可爱的金黄。渐渐沟旁的禾苗，茂盛滋生，长成一片的青绿。渐渐屋后的橘树，开花发叶，挂起红红的果实。渐渐有鸡的影子，在向日葵底下，啄食野草的籽粒。渐渐有羊子的叫声，响在田野里面，和鸟儿的唱歌，一道传了过来。于是这家姓汤的移民，便在四川西部慢慢立住脚了。

### 四

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我们的祖先，已在成都平原里面，传下了许多后代，编排名字的韵文，不够使用，便又派人到湖北麻城，去访问祖先同姓的家族，才

又带回好些句韵文，印在族谱里面。我至今还记得头两句，便是“道继宽仁著，功昭勇智闻”。我的排行名字，就是使用头一个“道”字，再加一个我历代祖先从事耕种的“耕”字，便成为我的本名。同时也可以说由我的本名，说明这家姓汤的人家，对于土地上的工作，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。为了土地，不顾险阻艰难，竟自漂泊了好几千里。而寻得了的土地，也果真不辜负希望，年年献出了谷物、牛羊、甘泉和果实。这当然更能增加工作者的热爱和喜悦，所以便在子孙的名字上头，寄托了他们工作的特点和对子孙将来的愿望。再则，也许是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，都曾经丢下过锄头，摸起笔杆，下过考场，向人生发展的另一条路上，费过一番气力，而结果都归失败了，便感到此路不通，才又希望子孙依然回到老路的吧？

## 五

农民本是很俭省的，再加以那个盐蛋的传说，我们的历代祖先，竟越发在饮食方面节省起来，不说平常猪肉少吃，就是炒菜的时候，连菜油也不肯多放，这从我家另一个传说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我祖父的祖母，即是我的高祖母，看见高祖父德润公已经有了三百亩左右的田，还是那样俭省，除了过年过节和招待客人而外，从不吃一点荤菜下饭。她就劝他老人家不要太薄待自己，不妨稍稍享受好一点。而且家里每年年底都杀一头肥猪，做成一块一块的腊肉，挂在灶房的梁上，要吃肉的时候，用不着花钱到街上去买，只消拿根竹竿取下来就是了。但高祖父却无论如何不让高祖母去取腊肉，还把她手里的竹竿，抢来丢开。他说他最大的快乐，便是看见家中食物，样样都有，又样样都多，用不着全塞到肚皮里去的。高祖母知道劝不转他，就只好顺他的心意，由他去过清淡的日子。高祖母自己呢，可以常常回娘家去玩几天，能够得到一个做客人所享的好招待，因此，这个节俭到近于吝啬的家庭，也就并没有使她感到清苦。但那些雇来种田的长年月伙<sup>①</sup>，可就熬不住了，

---

① 长年月伙：指长工和短工。

便不能不在背地里发出怨言，有的甚至想在已约定的工作期间，毁约而去。同时高祖母也看不过意，便趁着高祖父去赶场的时候，赶快拿根竹竿，把屋梁上不大打眼的腊肉，偷偷取下，洗好煮起，就叫工人放下锄头，回家来吃，并嘱咐他们不要声张，家里的小孩子也特别加以叮咛。剩下的骨头，则抛得远远的。吃过的碗筷，怕发现沾有油腻，就烧起热水烫掉。总之，使我高祖父回来的时候，竟连一点点油的气味，都闻不着了。他对于灶房里面挂的腊肉，本是心里有个数目的，少了几个，搞久了就会知道，但因过节或者招待客人，高祖母便趁机多报销一两个，这就能够把偷的痕迹完全掩饰过去。

我的高祖母，是被乡里人看作聪明而又仁慈的女性。把她待人厚道的行为，像当成极有兴趣的故事一样，在大家的嘴上传去传来。我觉得有了这段腊肉的故事，我们这个由节俭而近于吝啬，由刻苦而近于严酷的家族，才仿佛有道仁慈而又温暖的光辉，长远地照耀在子孙的心里。

## 六

到了祖父这一代，只有祖父本人还保持着节省的家风，他的异母的兄弟，主管家务，便注意起做人的享受来了。把高祖父传下的院落，加以修饰。芭茅秆子做的墙顶，全换上瓦盖。大门口敷设起三合土的台阶，八字墙上糊起石灰，绘上花草。客堂扩大，挂上各样翎毛花草人物山水的图画。画上最使我们小孩子感到兴趣的，便是一脸稚气的刘海，拿着一根索子拴起的钱，在对金蟾做着好笑的游戏。至于头上长着树子的柳树精，红头发红胡子，背着醉醺醺的吕洞宾，那是最使我们小孩子感到害怕的了。客堂的天井里面，放着长方形的石缸，中置假山，缀以青苔和小小的亭阁，看起来极富诗意图。缸边又放着盆栽的兰草、牡丹和秋海棠。

但我小时候，并没有住在这个好环境里面，只是去玩过罢了。因我祖父的人口多了，便跟他的继母暂时分居，另住在一个院子里面，约离这个老院子有一里半路光景。这由祖父一家人单独住的院子，自比老院子简陋得多，房子全是麦草盖的，又少了一列，只成为三合头的院子，即是东西北三排合

成门的样式。客堂很小，墙壁没糊石灰，更没有挂起画幅。倒是常常放着几个装米装豆的竹篾匣子，表现出道地的农家风味。但因为没有老院子的房屋多，在三排房子中间的空地，就格外显得宽大，简直可以做两个网球场而有余。平常是拿来晾晒衣物的，挨房檐边上种起柑子树和橘子树。另外在大门外和围墙的地方，还开辟个菜园，种上茄子和辣椒。屋后屋侧，又用土墙围出空地，长着常年茂盛青绿的竹林，和一些巨大的柏树、青冈树、菩提树。土墙的顶上，也没有盖瓦，只是放着一层一层的芭茅秆子，然后再加上细碎的泥土。大门也很粗糙，没有三合土的台阶，也没有粉刷的八字墙，且终天把门关起，全由侧边的小门出入。这种院子原来是适于一般佃农住的，只取其可以住人，可以收藏衣物就算了，讲究不到美观的。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而且度过十岁以前的童年。

## 七

祖父名乾围，字式九，显然是根据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那一章，“帝命式于九围”的诗句来取的。他的治家政策，是以耕田为主，但他自己并不下田拿锄头，却是请长年月伙去犁田挖土。平常他是穿鞋着袜，设馆教人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。科场从年轻时候就下起了，但却连秀才也没得到一个。于是他对我的父亲，寄托了极大的希望。他怀疑自己读书的成绩，和教学的方法，便把父亲送到中过秀才或举人的老师那里受教。而在年终放学回来的时候，祖父却要把父亲的作文卷子，一篇一篇地读过。这多半是在晚上围炉的时候，祖父一面吃着落花生、豆腐干下烧酒，一面就低吟着父亲所做的八股文章。看见文章尾后有好评，字句边上又有肥圈胖点，便点头称是，欣然饮酒，且给坐在旁边伸手烧火的儿子几粒花生米，或一块豆腐干。若是文章的字句，圈去的太多，尾后且有责备的评语，那祖父就要埋怨我的父亲了，自然比文章上的评语，说得厉害，且还要从儿子在外头的私生活上，加以种种不佳的推测，以至成为毫无限制的漫骂。祖父在这个动气的时候，倒并不伸手打我的父亲，却把父亲做的文章，拿来作出气的牺牲品，投在炭盆里无情地烧掉。父亲遭着这样的情形，多半是忍不住哭